



欧美畅销书丛

找个男人过日子

*Suche
impotenten
Mann fürs Leben*

[德国] 佳比·豪普特曼 著
溪水 路笛 王馨 译



I5/6.45/25



* T270897 *

找个衰男人

过日子

ZHAO GE SHUAI
NANREN GUO RI ZI

〔德国〕佳比·豪普特曼 著
溪水 路笛 王馨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98-006号

Suche Impotenten Mann fürs Leben

Gaby Hauptmann

© Piper Verlag GmbH, München 1995.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由德国皮帕尔出版社授权，海格里斯贸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部中介，版权所有。

找个衰男人过日子

[德] 佳比·豪普特曼 著

溪水 路笛 王馨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 字数 245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 7-5407-2344-0/I·1413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译者的话

加比·豪普特曼，出生于一九五七年，是活跃在当代德国文坛的著名畅销书女作家。

一九九五年，她的作品《找个衰男人过日子》一炮打响，在德国畅销书名单中长时间名列前茅，到一九九七年重印达三十次，销售数量迅速逾百万。

过日子为什么要找阳痿男人呢？此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两性关系：事业有成、颇富魅力的三十五岁女保险商卡门·雷克利出了一则广告，为美好时光、休闲活动和友谊寻找男性伴侣，条件为聪明才智与性无能。卡门喜欢男人，但不喜欢性亢奋的男人。她不愿时时否定自己，处处满足男人的性要求，而是想在自己不愿意的时候能够说：“不！”

在八十岁女邻居埃尔薇拉的参谋下，卡门对复信要求见面的性无能男子进行了认真筛选，剔除了对患有阳痿牢骚满腹的懦弱者，淘汰了向自己伸出双手的呼救者。入选的候选人可谓人才济济：

斯特凡·卡尔腾斯泰因：五十岁，是个拥有城堡、美洲豹车、珠宝店和优雅风度的男爵。

弗雷德利克·多纳：二十八岁，年轻热情，生气勃勃。

奥利弗·勒曼：计算机公司负责人，年富力强，身材高大，络腮胡子，秃顶。

费利克斯·霍夫曼：三十五岁，教师，后来被卡门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女朋友劳拉。

戴维·弗兰克：三十四岁，建筑师，金发碧眼，总是带着一只爱尔兰狼狗。

他们当中的一位最后赢得了卡门的心，究竟是谁？读后自然清楚。要提到的是卡门忽然不能忍受自己挑选的“贞节男子”了。她别出心裁想治愈男友的阳痿，为此她出高价从一位“草药女巫”那儿购买了多种药品，为男友烹饪了一餐“爱的盛宴”，当然是神效无比。现代心理咨询对根治男友的阳痿也帮了大忙……

此书语言泼辣、诙谐，对人际关系颇多一针见血的揭示。无论您是像卡门一样厌倦了男子的性骚扰，还是有个功能欠佳的丈夫，无论您是令女性头痛的性亢奋的男子，还是自己有难言之隐者，读此书均可获益匪浅！

本书能够在短时间内翻译完毕，Gerd Siedschlag, Armin Eppelein, Andreas Guder-Manitius, Micheal Bindig等先生给予了热心的帮助，Jane Gilliam女士协助进行了大量的汉字输入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两眼发愣地盯着她的双腿。过了好一会儿卡门才注意到他的眼神。开始她以为这不过是个巧合；他在想什么别的事，而目光正巧落在她的腿上。后来她发现，他并没想什么别的事，而恰恰是在凝视她的腿。在座位呈U字形摆放的进修班教室中，她正好坐在他的对面。进修班老师在前面讲解如何能提高销售数字的策略，而她对面坐着的这位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他虽然报名参加了这个进修班并付了钱，但又看来一点儿也没听进去。卡门·雷克开始试探他。她把两条腿平行摆好，使它们向一侧微倾，然后摩擦腿上的尼龙袜，使其发出微弱但又令人想入非非的声响。她对面那位立刻羞得满脸通红。她换了个姿势，在地上用高跟鞋的后跟颠动着，把脚从桌子底下向他那边伸了伸。他搓了搓手，松了松领带的结。卡门想，这可真是一场无聊的游戏，他真的是垂涎三尺，跃跃欲试了。她又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了。这次进修毕竟不便宜，如果对面那位一无所获——那是他的事！她反正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这天晚上，她开车回家时怀着微愠。有人那么凝视她的腿，本来她应该感到自豪。但恰恰相反：这令她恼火。好像动物园中被观赏的动物。而且观赏者是这么一位可憎的好色之徒。卡门猛地把“创世纪”^①磁带塞进汽车的收放机中。听着音乐她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她觉得事情其实很滑稽，一个男人为了参加一个进修班，天晓得开了多少公里车，为此还得花一大笔现金，可是在进修班结束后往家里开的路上，他脑子里留下的不外乎是一种未能得到满足的欲望。他真该问问自己，到底参加的是什么进修班。

卡门·雷克迄今为止一直对自己讨人喜欢感到欣慰。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两腿修长，长长的头发略呈红色——三十五岁的她是典型的自信与独立的女性。她开的宝马车的座位是皮座椅，车内有空调。她拥有一家自己的小型保险事务所。她那一百平方米的老式住宅^②中铺有镶木地板。她一年两次飞往国外度假，擅长体育运动，懂得抓住一切机遇。但这类男人让她打心里厌烦，这一点在最近一段时间更是明显。有时，来自男人的欣赏目光让她觉得恶心。这种男人最好还是别用他们的男性本能来骚扰她。不久前，当她问一位新客户是谁推荐了她时，那位客户对她说：一个好猎人总能找到猎获物。她回答：如果您在我这里签

① 英国著名摇滚乐队。

② 一般指两次世界大战间修建的住宅，特点是房间高大，居住面积一般在一百平方米左右，外装修古色古香，内装修已经过更新换代，符合现代卫生标准。

订保险合约，那么，更应该说您是我的猎获物了。电话另一端的那位先生丝毫也没领会这份幽默。

卡门到家了。她得下车，因为不知哪位芳邻又把车库的门提前关上了。她从来不赞成共用什么，更反对共用车库，但在这市中心的地方也只好将就了。天开始下起了蒙蒙秋雨，卡门穿着薄薄的亚麻套装冻得直发抖。她急忙钻回车内，把车开进狭窄的停车空隙，拿起公文箱、手提包和大衣从石头路面上匆匆向街对面自己的住房跑去。她住的房子几乎与其他老式住宅天衣无缝地毗邻。当她终于爬上四楼时感到很高兴。建筑师们在设计这种漫长的木制楼梯时肯定没有想到女士们的纤细高跟鞋。卡门把鞋从脚上甩掉，随手把大衣、公文箱和手提包扔到离得最近的沙发椅上，向电话留言机^①走去。啊哈，玛莲娜想和她一起去吃饭。但这已经是昨天晚上的事了，不去管它。弗里齐又讲了个恋爱与受难的故事，也不用理他。弗里齐总有这类故事可讲。等一等，这是什么消息？她在冰箱前转过了身，走回来按下了录音机的回转键。什么先生？她又按了重放键。这会是谁呢？施拉德先生？我不认识。他有什么事？

“我想向您介绍一位熟人，赫尔曼先生。他拥有一座大工厂，想为自己和公司寻求更好的保险保障。但赫尔曼先生只是今天在我们这一带逗留。也许您今天还能与我们见面，或许共进晚餐？对此我将感到高兴。请您给我们回电话，号

① 主人不在家时，打电话者可以简短留言的设备。

码是01712557900。现在是星期天晚上六点。谢谢。”

卡门坐在放着她的公文箱的沙发椅的扶手上陷入了沉思。这是什么意思——她既不认识这位，也不认识那位。此外，她筋疲力尽，很累，渴望洗个澡，喝杯葡萄酒，最后钻进被窝看个有意思的故事片。她现在对施拉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完全不感兴趣，不管他们是谁。卡门重新站起来向厨房走去，身后播放着其他电话录音。妈妈请她回电话，莱斯纳女士做了母亲并想给她的婴儿保险。好极了。但这位施拉德先生却让她不得安宁。怪事，一位她不认识的男人想给她介绍生意，而且客户她也不认识。他到底是从哪儿弄到她的私人地址的？另一方面，能够做成一笔好生意的前景对她总是具有吸引力的。一家公司，也许处于低保状态^①——这听起来挺诱人的。卡门抓起了电话机。

三下空线信号，接着是咔嚓一声。

“施拉德。”

“卡门·雷克，晚安。您请我回电话？”

“您可真幸运，我们正打算下车呢！”

那又怎么样呢，卡门心里说，要是没联系上也无所谓。装模作样的人！

“但您打电话来太好了。”

这还像句人话，卡门想。

① 指保险金额小于保险价值，亦称不足额保险。在此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须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保险人仅依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之比例负责赔偿。

“您一定是刚到家吧?”

这关他什么事?

“是的,我去参加了一个进修班。”

“好,那么您一定能给赫尔曼先生提供出色的咨询,哈哈!”

“那当然啦。我只是觉得日期和时间有点儿不寻常。所有的有关资料都在我的事务所,因此,最好还是请他明早到办公室去一趟!”

“您说得对,但赫尔曼先生明早就离开这儿了。最好他走时公文箱里能装着您的一些建议,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什么的。其他事情你们以后可以再详细谈!”

“那么……现在你们在什么地方?”

“还在车里,也就是说机动灵活。我们正想去中档餐馆‘比格尔’吃饭。也许您能推荐一家更好的?我们也乐于去接您!”

“不敢当,不敢当。我实在是不愿再坐车了。在我家附近的街拐角处有一家‘拉古纳’,是个很不错的意大利饭馆。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光顾?”

她听到短暂的窃窃私语,然后是表示同意。

“饭馆是不是在圣马丁街?好,我们晚九点左右到。”

“这个时间对我也合适,我以我的名字预定一张桌子!”

九点刚过,卡门出现在拉古纳,在预定的桌旁落了座,把装有资料和合同的公文箱不引人注目地放到桌腿旁。她努力克制着想要一杯红葡萄酒的冲动。她对自己说,得保持

清醒的头脑，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

两个男人站在门口。卡门马上意识到：就是他们。穿着有些太入时、太花哨，这种打扮与他们的年龄有点不相称。但现在，关键不在于来者的衣冠。

侍者把二位带到她的桌前。

问候堪称殷勤，但按照卡门的趣味来说有些过时了。

“您得原谅我们的冒昧。”汉斯·赫尔曼吻了她的手，然后侧着头冲她微笑。“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施拉德先生给我讲了您的许多情况，以至于我一定要认识您。”

“但我根本不认识施拉德先生。”卡门瞟了他一眼，“是不是？”

“咱们不认识，”他证实，“不直接认识。”

“真的？”卡门追问，“您是怎么知道我的？”

“克劳斯·维德曼在扶轮社^①夸奖过您。对赫尔曼先生来说这就是可靠的推荐。”

“克劳斯·维德曼是我们这个地区的负责人。”

“这我知道。迈拉德先生也很欣赏您！”

“迈拉德？有一位迈拉德先生最近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这我记得很清楚。他也是此地扶轮社会员吗？”

“是的，没错！”

“他是个猎人，对吗？”

“完全正确。”施拉德先生笑着露出了口中一排很大的

^① 西方上层有产阶级的国际性组织，其宗旨为互助与善行。

假牙，“您替他上了被其他狩猎者的子弹击中的保险。请问，您是怎么知道他是猎人的？”

“我猜得差不多，他的措词很——很粗野。”

“啊！”施拉德先生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卡门，接着招呼侍者过来。

“那么，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呢？”卡门想尽快把事情办完好回家。与其喝施拉德先生现在大声要的香槟酒，她宁愿躺在自己的床上。

暴发户，卡门想，她把自己的长发往后捋了捋，并且决定马上开始谈生意。

“您的头发真漂亮。”赫尔曼先生语调亲昵地说，并且往卡门这边凑过来。

卡门立刻意识到这二位不过是想找和蔼可亲的女伴。鬼知道克劳斯·维德曼在他的扶轮社都讲了些什么。她的第一个冲动是想站起来走掉。后来她想：你们若以为能在我这儿占什么便宜，那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将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你们就等着付账吧！

“谢谢。”卡门答道。她微笑着略带矜持，但是很亲切。

汉斯·赫尔曼已是心醉神迷。

“咱们现在可以开始谈谈您的公司了吗？”

“当然可以。或许我们应该先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

“好的！”卡门举起了酒杯，碰杯时汉斯·赫尔曼一往情深地注视着她，施拉德先生友好地微笑着，但是显得颇为克制。

原来是这么回事，卡门想。施拉德想和赫尔曼做生意，拿我当钓饵。她冷笑。你们男人有一点始终没弄清——我们女人是用大脑思考问题的，而你们男人则要稍逊一筹，好吧，今天晚上会十分惬意的。游戏可以开始了。

卡门简直认不出自己了。她面带微笑，眉目传情，挑逗性地抚弄着自己的头发，不时做些调皮的手势。她逐一拿出了带来的资料，解释着，询问着，完全是一副庄重的女企业家的气派。这种经常出现的生意插曲对汉斯·赫尔曼来说简直长得不可忍受。

“姑娘，把那份东西给我。这很清楚，你不用没完没了地解释，我毕竟不是低能儿。我马上就签字！”

“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做一份保险分析，以避免出现双重保险^①现象，赫尔曼先生。”

“哈，哈，加倍缝总要牢一些，对不对，艾哈德？”

艾哈德·施拉德在喝了香槟和第三瓶法国沙杜内酒之后有些茫茫然。他会意地点着头说：“言之有理，汉斯，言之有理！”

午夜时分，他们成了最后一批顾客。一点钟的时候，饭馆老板终于要关门了。他们又喝了一轮助消化的意大利格拉巴酒。卡门一边抿着酒，一边十分清醒地观察着身边的两位先生。我非常想知道这场戏接下来怎么唱！

^① 亦称重复保险，指被保险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向两个或多个保险人投保。

“好的，我去拿一下大衣。”汉斯·赫尔曼说着有些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不要跑掉啊，我的漂亮的羚羊。”他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卡门清楚地耳语道。

“我怎么会呢——不穿大衣？”她回答说。

汉斯·赫尔曼夸张地大笑着向衣帽间走去。

“对这次帮忙，您以后一定会给予小小的回报，对吗？”艾哈德·施拉德突然显得异常清醒地对她说。

“帮什么忙？”

“噢，我是指通过我的介绍您做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您的意思是想为此拿佣金？”

“钱我自己有的是，您考虑一下吧！”

卡门暗暗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汉斯·赫尔曼拿着大衣站在一旁。

“允许我帮您穿大衣吗？”他边问边将大衣向她撑开①。

“您真客气！赫尔曼先生，非常感谢您的邀请，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晚上！”

“它还会更有趣，哈哈！”

是的，这我也相信，卡门想。她轻轻地向艾哈德·施拉德那边点了点头并向门口走去。

汉斯·赫尔曼想跟上她的步伐很吃力。

“等一等，等一等，别走这么快。您到底想去哪儿？”接着

① 按照西方传统礼仪，男子在社交场合应帮与自己同行的女子穿、脱大衣。

小声问道，“我们去你那儿，还是我去叫辆出租车？”

卡门转过身用饭馆老板恩佐·卡巴娄——她是他的老主顾——也能听到的声音大声说：“您恐怕是会错意了吧！”

“啊，？怎么回事？——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嘛……”

“什么？我明白了，赫尔曼先生，您找错了人。很对不起。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您明早可以往我的事务所打电话。上班时间。再次感谢这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说着她用力地摔上了门，在夜幕中向家里跑去。

在楼梯间她舒了一口气。

哎呀，可真够惊心动魄的。明天他该撤销所签的合同了。要真是这样的话，可就是地道的胡闹了！也许不至于。那就没白干。天晓得？

上了楼她用钥匙开了门，进了屋把脚上的鞋甩掉，把公文箱扔到沙发椅上。在走向浴室的时候她心里盘算着，假如一切顺利，这笔生意她赚了多少钱。她快速地冲了个澡，刷了牙，穿上一件柔软的睡衣，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床上已经躺着一位了。

“是你？”

“这听上去可不够热情！难道你不高兴吗？”

“我是否……？不不，我不过是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以为你星期三才回来呢。”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这么晚才回来。你以为自己可以到处疯跑了。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哪儿？”

“彼得，现在可别来这一套！”

在黑暗中难以辨认的她的男友在床上坐了起来。他光着身子。当然，他没有必要穿衣服，因为他想和她上床。他大概也是为此才专门到她这儿来的，但是她不愿意。她毫无半点兴致，而是生气他居然不打招呼就赤身裸体地坐在她的床上。

“嗯！”他气恼地叹息了一声，拉过被子盖在身上。

“现在可千万别摆出一副受了伤害的样子！你至少事先应该打个电话嘛！”

“打了。打了三次。但是雷克小姐都不在家！”

“噢，是这么回事，九点钟以后我不在家！”

“我注意到了。你和谁在一起？也许这也是秘密？”

她坐到他身边的床沿上，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嘿，你好！”

然后，她躺到了自己那一侧。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彼得。只不过现在我没有兴趣谈论此事。完全无关紧要，颇有些滑稽，却也让人恼火。我明天再讲给你听，现在我累得要命。”

“原来是这样。”他又半坐起来，“这我完全可以生动地想像出来！”

“你知道吗，我实在受不了你。这些含沙射影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毕竟离开了十天。看见我你一点儿都不高兴，而是对我说你累了。我本想与你尽情地庆祝重逢！”

“是的，”她说说着钻进了被窝，“这我可以理解。让我们明

天再补上重逢的庆祝吧!”

“以前你可完全不是这样!”

“哎哟,天哪,又是老一套!”

他生气地躺了下去,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尖。她看着他满头的鬈发。好吧,也许我还能产生兴致,她边想边捕捉着体内的兴奋迹象。

“我也可以走!”

体内没有兴奋迹象,一丝一毫都没有。

“好极了!”她说着用双肘支撑着坐了起来,“走哇,别光说不动!”

他躺着没动并且思考着。他当然不愿犯犟,半夜三更起来穿衣服回家。

“你不爱我了!”他指责地说。她熟悉这种小男孩的腔调。她叹了口气。

“我的天哪,彼得,别总是把一切都极端戏剧化。我累了,今天我很辛苦,参加了进修班,刚才还和客户一起吃了饭。我今天没心思干别的了。难道这就那么难以理解吗?这与其他男人根本没关系!”然后她一边向后躺下,一边小声补充道,“我并不反对你留下!”

“你为什么不愿跟我睡觉了,卡门?难道我做错了什么?或说错了什么?”

“你要是再没完没了,我就得另找地方睡了!”

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想。她翻了个身。

“浴室的灯还亮着。”彼得又掀开了被子。她看到他的阳